

虞初新志  
五

虞初新志卷十九

小娘嬾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潮山來輯

七奇圖說

南懷仁

上古製造宏工。紀載有七。所謂天下七奇者。是也。  
一亞細亞洲巴必窩城。瑟彌辣米德王后創造。  
京都城也。形勢矩方。每方長五十里。周圍計二  
百里。城門共一百處。門皆以淨銅爲之。城高十  
九丈。闊厚四丈八尺。以美石砌成。城樓上有園  
囿。樹木諸景。引接山水。湧流如小河。然造工者  
每日三十萬人。

寬

二銅人巨像。樂德海島銅鑄一人高三十丈。安  
置海口。其手指一人不能圍抱。兩足踏兩石臺。  
跨下高廣能容大船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  
引海船認識港口。以便叢泊。銅人內空。從足至  
手有螺旋梯。升上點燈。造工者每日千餘人。凡  
十二年乃成。

三利未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多祿  
茂王所建。地基每方約一里。周圍四里。臺  
高二百五十級。每級竟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  
五寸。頂上寬容五十八。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

人

四亞細亞洲嘉畧省茅索祿王塋墓。亞爾德彌

細亞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塋墓。下層矩方。四面各有貴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圓拱。各寬七丈餘。內有石梯至頂。頂上銅輦一乘。銅馬二疋。茅索祿王像一尊。其奇異一製。度二崇。高三精。工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將畢。王后憶念其夫。王悵闕而殂。

五亞細亞洲厄佛俗府供月祠廟。宏麗奇巧。基址建在湖中。以免地震摧倒。高四十四丈。寬二

十一丈內有細白石柱凡一百五十七株各高約七丈廟內多細石絕巧人像廟外四面各有橋以通四門橋最寬闊以細白石爲之正門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築工者至二百二十年乃成

六歐邏巴洲亞嘉亞省供木星人形斐帝亞天下名工取山中一最堅大石彫刻木星人形身軀宏大工精細巧安坐廟中時有譏笑者語工師曰設此宏大之軀起立寧不衝破廟宇乎工師答曰我已安置之萬不能起立

七法羅海島高臺

厄口多國多祿茂王建造崇

隆無際高臺基址起自丘山以細白石築成頂

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以便認識港涯叢泊

附公樂場

古時七奇之外歐邏巴洲意大理亞

羅瑪府營建公樂場一埏體勢橢圓周圍樓

房異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俱以美石築成空

場之徑七十大丈樓房下有畜養種種猛獸諸

穴于公樂之時即出猛獸在場相圍觀者坐圍

圓臺級層層相接高出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

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逼礙此場自一

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

附海船

海船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小者僅容數

十人用以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腹空虛自上達下惟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鎮以石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密閉其孔塗以瀝青使水不進操舟者縛其身于樁桅任水飄蕩其腹空虛永不沉溺船底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船其大者上下八層高約六丈最下一層鎮以沙石千餘

石使船不傾側。震盪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得淡水最艱。須裝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上近地。平板一層。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切用等物。地平板外。則虛百步爲場。帆習武遊戲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爲尊貴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建水閣。可納涼。以待貴者避息。船兩傍列大銃數十門。其鐵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餘道。桅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闊八丈。約需白布二千四百丈。爲之。鐵貓重六千三百五十餘



斤。其纜繩周二尺五寸，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水手二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船總管貴官一員，是西國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船師三人，通天文二士，船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通天文士專掌窺測天文，晝測日，夜測星，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知里道。又有官醫，主一船疾病。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船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千人之命攸係。其起程

但候風色不選擇日時亦未嘗有大失若多艣  
同走大者先行引路艣後尾樓夜點燈籠照視  
燈籠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築成  
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指山島行至大  
洋中萬主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審方之法  
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卽知艣行至某處離某處  
若干里瞭如指掌  
張山來曰極西巧思獨絕然吾儒正以中庸爲  
佳無事於奇闕巧也

詒菴偶筆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禱蒙  
頭。雷爲所厭。欻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  
湯沐浴之。奉以香火座上。雷仍自禡其翅羽。其家  
又爲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去。此婦自以爲得  
計。每出入必挾血禡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  
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

張山來曰。思神之屬類。惡污穢。污穢之取。惡固  
宜。但往往同一相值。卽不能運其威靈。誠不可  
解。我若爲雷神。則以柳下惠爾焉。俛我之度量。  
效臯綏執之而已。用法並行不悖。亦創不可

加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不  
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  
揭蓬轟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斃。獨一頭無恙。則用  
錢所買者也。賣猪人以假銀買貨。爲人所執。訟之  
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猪得來。非某假造。官  
問汝識其人乎。曰。實猪人雖識其貌。不識其住處。  
而載猪之船。現在郎家橋。於是押同舟子。物色其  
人。果獲之。縣官痛責。示焉。

張山來曰。雷所擊者。不孝與用銅爲多。而光棍  
不與焉。則何也。吾非謂不孝與用銅不當擊。祇

以光棍爲更當擊耳雷之不及光棍殆亦畏之  
耶抑多而不勝擊耶

高懷中業鮮忽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鯧數十婢  
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鯧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  
一日夢店被焚婢踉蹌逃出爲火所傷困臥河濱  
夜深睡去比醒而痛滅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  
泥進於瘡處前地有鯧行跡始知向者所放生來  
不之也按不書河底那能作湯火傷高感其異遂爲罷業及拆  
鍋下有洞穴生鯧數石盤其中盡舉而縱之河  
上海朱錦初投滿僧書爲家人後其子遊泮入謝

潘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卽檢其靠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  
滅曰、荷洪恩、須當報效、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賴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卽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宮翰、甚至康熙壬子、授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崩殞、視其建造之姓名、卽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緇雲鄭賡唐、天啟丁卯孝

廉亦以儒學爲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輟其  
子惟鵬載颺相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飾寺觀以  
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秦越視之抑知  
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

張山來曰此事若論功當以潘爲首而未次之  
豈謂潘已富貴耶至于不報前之朱錦而報于  
百餘年後之同名者則又何也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  
聖裔時值交亂之餘聖胄散落縣爲申請尋補奉  
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衣屢夫

遊

死遂娶為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豎一旗，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眾，皆頭帶包角巾。不乃髻上方頂有帶首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火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從外奔歸，見火勢尚緩，亟入欲撲，其譜甫進門，內火忽回合，遂夫妻焚死。

張山衷曰：此事予猶及見之，然亦此人不肖，故遭此報耳。

柳軒叢談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



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襍被隨之往月餘抵  
中洲某宦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詐云吾途窮  
吾子爲歸。既得金立契復。湖泗曰父子情不  
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  
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客者忽一鬚頭婢肩水  
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江驚異厲聲爭  
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去復何云江曰  
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乃爲此不經語乎  
誰爲吾父出所音突諧呈宦証之宦大驚曰汝果  
沈勝我言卽不謬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宦爽然

深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宦大喜。待爲上客。盤桓數月。作書登薦。好奕。鉅公處。獲金數百歸。

張山來曰。此當是某宦。故作此狡獪耳。不然。賣子爲僕。豈不覩面而遽成交耶。

### 囑虹筆記

篆學。因書多出於新安。爲他郡所不及。如汪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膂力。人呼之夢龍。將軍。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干言。

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  
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  
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笑謂曰。是可以  
墨書也。何艱於入法。乃爾耶。眾驚愕。因白之郡守。  
延入署。煮墨一缸。山來以碎布蘸墨。書於扇上。頃  
刻成。守歎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款於後。曰海陽汪  
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扇不能易也。其徒王言  
字綸。紫北門人。綸紫篆書。出宦光之上。隸書直追  
中郎。至今行楷。各盡其妙。

張山來曰。僕與汪君同字山。來彼干。書法精妙。

乃爾僕則十指如懸槌。深以爲憾。豈靈秀之氣  
爲彼所獨得耶。猶憶爲童子時。得一凶章形匾  
而空其中。一面刻月色江聲。共一樓七字。一面  
刻雪夜書千卷。花時酒一瓢。二句俱朱文。其傍  
一刻辛酉秋日篆五字。又汪濤二字。一刻山來  
二字。今此石尙存篋中。向亦不知山來爲誰。由  
今觀之。真足發一笑也。

燕觚

鈕

璘 王樵

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明季中。訓蒙村  
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因從

窗榜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未諳時務欲使稍習文字畧知仁義天下將亂予遺之民不臺被其齒。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灯寂無所見。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

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即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重堂窳室。皆若素遊。直入牀南面。而爲婦言曰。我之子與媳女在不。速出見。眾方匿笑。旁睨濂。適自外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羞益之度。香履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以事近怪。不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

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

齒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  
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瀛奉  
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張山來曰不識定情之名亦有所痛楚否

豫觚

鈕 瑋 玉 樵

水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共礪山天  
齊寺政書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  
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  
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室披簡孤坐忽聞扣門声且  
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扃而迎則畫所見判官也

始頗疑懼。繼稀疑洽。坐談之頃。溢語莊寧。繼縉軌  
聽生且喜。行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  
爲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輒軻有年。莫測菜枯所  
詣。乞其披示冥冊。神輒覺曰。君無顯秩。卽一芹猶  
難擷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爲之。迴幹神徐曰。  
當爲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  
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  
元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  
里。誠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黌宮十餘載。忽夢神  
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行錄。已蒙



帝譴法當遠成茲行與君永別耳生竟而惘然未  
幾亦以試劣被黜

張山來曰神雖因生被譴而愛才苦此殊足毛

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季究年踰五  
旬閑居晝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  
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  
衣者引之入重闈喚麗曲檻汗迴棧後書室三楹  
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小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  
課不輟書室列院地通所事時間傳呼鞭笞之聲

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  
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  
偉晤語間禮意款洽李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  
且闕歲不無致園之恩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  
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李究淒然不  
樂竟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燕邀學究共  
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所事設  
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馴從之盛曰  
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  
李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李究皆不解

歲 裕 裕

酒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李寗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寗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不握筆。劾制又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乙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俗王。王手救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終玉狀貌。卽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人。

竇四者沈邱槐店賣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

婦將逼媿期夢黑丈夫瓶而鼻謂之曰我欲暫狂  
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哺產一龍螭斑  
踰尺鱗角俱備項間有黃髮如馬鬣拂拂而動婦  
極驚怖意欲研除忽飛幡犀梁因憶前夢姑置參  
焉不三日驟長數丈天矯遊行就乳則骸仍縮小  
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鷄卵亦能啖也沈邱范  
會親往其家視之

張山來曰不知此龍何以報母

奏節

鈕 琇 玉 樵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為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板

下鄉中途醉臥夜坐。乃醒時。明月如晝。見古槐樹  
間有年少書生。烏巾紫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  
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跟踏而前。遽向生手奪  
取。吞嚥。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  
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卽至其  
所。旋有黠者。屢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  
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  
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緣諸訟牒。怨家重  
賂。曼徑入堂。擊牒。左右無見者。御史故覺階前有  
半。体人家。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

按之忽得人手其全体亦遂現立命並斃曼却下  
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  
珠爲之

張山來曰用曼得珠反以自斃想亦書生啟御  
史之衷耳

吳觚

鈕

琇

丘樵

嘉興東門外有史疾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  
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  
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  
首髮如亂絲五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

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瑋琮有聲以爲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錄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卽於嫗門端坐而逝人間其死爭致賻錢嫗果大獲旣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爲慈谿姜西溟一爲韶陽康孟諫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雒陽嘗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以不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

圖

送

句并圖。其像裝爲香帙。題曰：雲郎小照。遊聖梅大  
開。生皆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策民偶登內閣。  
進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  
坐營球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買母片言方解。此  
厄時已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明外。啟門者曰。  
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  
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  
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花句  
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  
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



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配婦台。杏有  
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茶龍釀  
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晃漾。隔着屏風。喧英語報  
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糊雌雄。渾不辨  
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狐館相  
依。倚。最難忘。紅粧枕畔。淚花輕灑。了爾一坐花燭  
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  
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  
傳人口。聞者無不絕倒。

張山。來白。聞人在水繪園。每年索俸三百餘金。

珠  
飼

辟惡訝其多，每曰我不須金，但以某郎伴我。夕一金可耳，然不知爲紫雲爲楊枝也。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媚，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餉以精粢嘉魚，過饜而斃。夫人惋悵累日，至爲輟饌。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